

[illegible]

書發委廣州知府訊究明確由司覆審解勘
無通飾律賊子毆殺者凌遲處死
爲篤案再欽奉諭旨着候欽定各等語又據查嘉慶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餘因向伊嫂白葛氏借尺匙湯不給出街罵曰葛氏趕出門首理論白鵬鶴拾取土塊向白葛氏
擲毆不期伊子白某見之起釁以致傷殞命刑部例子毆父母者凌遲處死
關說律有聞白鵬鶴著爲斬立決嗣後有案情依此者即照此間擬辦欽此欽遵在案此案劉
君究屬有聞白鵬鶴著爲斬立決嗣後有案情依此者即照此間擬辦欽此欽遵在案此案劉
男生因看江觀石行竊套捕追江觀石邀同鄉族人前往追捕經令選出隨証輒敢變差成怒
携取洋布向江觀石嚇放以致誤傷親母劉何氏身死自願按命並有心于犯核與白鵬鶴一
堪該死照例先行剝去該犯人該犯因開槍向江觀石嚇放誤傷親母劉何氏身死自願按命並有心于犯核與白鵬鶴一
案情相同通例援引被役欽定劉南英因伊妻被毆殺不將伊子劉觀生尊獲送案又不赴
州縣應自行辦理阻不合有惟係律得寄監毋庸置議江觀石因被誣稱不甘邀人理論尚非無故
擊毆應在在勘驗本不及之鄰族劉明光王新潤均無庸懸認明供証確鑿劉何氏屍埋日久既
經屍夫結求免驗應免致懷兇器持槍索結飭俾無干省釋行竊劉觀生家室端正贖功錄獲日另
着余供招各節外所有審明定擬轉由臣等謹會同臬署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皇太后聖訓示謹

丁巳十四年京報選錄
七月念八日
念九日

官門抄：土部正白旗值月無引。見順天學政奏其請訓。貴州總兵張朝模調。恩大額勝。○員中堂桂公鑄公各假十日。○那公候假廿日。○意公假一日。○十口。○錦應明續假半月。○慶復預備。召見軍機。張英麟。張紹模。嚴復。○頭品頂戴太常寺卿派到之大臣。派出裕祿。召見軍機。張英麟。張紹模。嚴復。○頭品頂戴兩江總督卞蘭帥一頭品頂戴江蘇巡撫臣奎俊奏。奏為據員請補河要缺知縣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江蘇省悉屬知縣倉永穀於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二日病故開缺該四月分截缺所遺宿遷縣知縣係屬繁難兼三沿河要缺例應在外揀補該縣界連山東南北衝衢審慎遴治必須須有為熟諳河務之員方足以資治理臣等於通省現任知縣內查加遴選非現居要缺即人地未合例堪填之員其候補即用各政中亦祇其選惟留有留省另補知縣陳守敬年四十歲湖南舉人於光緒十六年庚寅恩科中式貢士殿試三甲進士引見奉旨以知縣即用

三月到任二十年遵例捐免歷俸是年嗣署豐縣十月交卸揚山縣事到臺歷任二十一年十月在案分直隸山東河南湖北江西福建等省知縣至本年十一月間准准十九年

豫案內前據臣趙舒題查明覆奏。上諭原守成者開缺另補等因欽此是年十月交卸署泰縣時事遇該員准調甘泉縣缺曾接部文按照限核計已在案有開缺以後自應仍開揚山縣本缺照例歸於數回另補班內遇有相當缺出酌量請補覆查該員政事明敏納捕効能於河工亦稱勤奮曾任楊山縣沿河要缺知縣措置裕如以之調補宿遷縣要缺知縣實屬人地相宜洵堪勝任即

字林滙報館刊印

中國當和不而當戰不戰之失論

上元之夕有客造於元閣先生之天心齋而問曰元曾佳節先生何寂處斗室而不一出一觀火樹銀花以永今夕乎先生曰雖則如雲匿我思存此興先得我心矣客曰先生既無意於徵逐盍取曷與先生一談時事可乎先生曰可吾不知當此之時向何事之欲談也客曰近日時事之最大者莫如德人佔踞我膠州一事聞近日各報登所載有關中國已允德人欲借膠州九十九年者有謂復允借五十年者有謂已允六款如賠款開礦鐵路等事者有謂允其鐵路賠款及救建教堂七處一殺一德兵之後德人更欲因固明發上諭彰明較著而告天下者也時事如此我輩不能撫李秉衡以左議論有差是固明發上諭彰明較著而告天下者也時事如此我輩不能之憂先生豈漫不加意乎元閣先生曰客意云何者客曰以子觀之中國於今日一役不肯輕易宣戰致有馬關之約朝廷有鑒於此而膠州一案遂一切奉令季教是亦當軸諸公熟費苦心不敢一誤而致有再誤殆猶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乎先生以爲何如元閣先生曰不然字所不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客曰願聞其語元閣先生曰居吾語汝夫日本爲同洲之國其文字其禮制其於中國固頗尋常相依也其國維新較早也長強俄之逼而欲借以爲屏蔽也其不認朝鮮爲藩屬而以爲自主之國者中國甲申之條約固已懸然許之也其地之去中國也可以朝發而夕至合五大洲而論如有事於中國所有鐵礦士卒之便轉運糧械之速孰有逾於日本者乃彼時中國主和者既暫爲清議之實備不敢開議布公將以上各情隱陳於君父之前以盡其忠主戰者又各執有徵倖倖之私見以沽名譽而希功業卒至誤國家之大局而於諸臣均始終無所拘損若謬所謂慷慨他人之慨者蓋論情則日本爲自救計而中國不知也論理則甲申之約已許朝鮮

洪述祖引之

二十九

字林滙報館校印

爲自主而忽欲掩耳盜鈴於甲午爭之中國亦不知也輪勢則倭寇能爲明患者數百年況於新殺西法之明治中國更不知也卒此三不知或此中東之役盡誠所謂當和不和常戰不戰者也至於今日日人佔我膠州一事則大不然夫德人之來也不過因山東盜殺其教士二名耳查中國土人爲銻而英法各國之意皆謂此事素前之嫌近年如湖北武昌福建古田之案皆此今日山東之案爲辦理不善致有傳得於中國內不相背謬也惟

列祖
列宗者昔匈奴奴冒稱不惜千里馬及所愛閼氏以子京胡獨於東胡求請厭服外棄地遂憐然發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尺寸與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卒能一鼓作氣破滅東胡而歸贖以土地焉有國家者存亡之所繫非償銀斥官之可比而難得易失者也且中國殺教士之案雖比何以異法之所索者如彼德人之所索者如此豈真英法爲文明之國而德人爲盜跖之徒歟船隻深知中國受創於中東之一役昔日主戰大臣瞻心驚方竊竊私幸其得免於事後之罵萬無一不被指責戰字當此之時不必援引主戰大臣瞻旅順東三省之歸俄保護而亦可以後費一兵不折不扣矢虛聲喝喝而得之者也夫論情則辦教案不必牽涉土地也論理則即使欲以膠州爲通商口岸可以先行徵辭不能遽行強佔也論勢則德人以數百人士岸東省之兵力足以相之也權之而決裂足以殲之也果其殲之然後遣使至德就事論事一面布告聯絡各國平其曲直吾知德人越國以鄙遠且見中國之尙有人在必不敢輕於宣戰即不得已而出於戰其水師出地中海以後如蒲塞如蘇彝士河如紅海口之亞丁如印度洋之錫蘭新加坡等處皆無一埠可以停